

万有文库

云麓漫钞

【宋】赵彦卫 撰 张国星 校点

辽宁
教育
出版社



Z429.44

3

云麓漫钞

【宋】赵彦呐 撰 张国星 校点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麓漫钞/(宋)赵彦卫撰;张国星校点. 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.12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传统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106-5

I. 云… II. 赵… III. 笔记-中国-南宋 IV. Z429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786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	林 夕	柳 叶	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刘国玉
	王之江	柳青松	赵中男	袁启江
总发行人	俞晓群			
责任编辑	俞晓群	赵中男		
美术编辑	谭成荫			
封面设计	林 林			
责任校对	刘 璞			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			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			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			
版 次	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	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	印张 5.875		
字 数	137 千字	插页 1		
印 数	1—6 300 册			
定 价	6.40 元			

本书说明

《云麓漫钞》十五卷，南宋赵彦卫撰。《四库全书》列为子部·杂家类·杂说属。从它的内容上看，大约有三成为记述宋代政治、士林的杂事，余者为古今仪礼制度、天文历算、典实故事的考证辨说；庞杂赅博中独具只眼，便是它的特色了。其记事部分，固不难琐细，却多关涉一些重要问题事件，足补正史之阙，对从枝节细部把握当时社会、文化风神，颇有裨益；其考辨部分，广征综核，“析误钩隐，辨是与否”，不但廓清一些旧误谬传，同时也保存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，如隋唐长安城的建制模式、唐代制科名目、宋代迎送金使的形式及使费等等，对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及其演进状况，自有一定的意义。当然，它也难免此类作品的通病，作者务求赅博而或失之不尽准确，为逞一家之辞说而或流于主观随意。对此，清代四库馆臣在“提要”中也曾说之，这是今天读者应加以注意的。但瑕不掩瑜，《云麓漫钞》所独具的历史文化价值，当予以肯定，这也是它为时人和后人热情肯定的原因。

作者赵彦卫，字景安，大约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宁宗朝。现除知早曾“佐吴门幕”为吏员，绍熙年间(1190—1194)曾“宰乌程，又通判徽州”，开禧二年(1206)曾为“新安郡守”外，余俱已不得详考。

《云麓漫钞》的成书非在一时，前十卷早出，名为《拥炉闲记》。据作者自序，首刊于汉东学官，后作者又续五卷，易名《云麓漫钞》，梓行于南宋开禧二年。据《文献通考》载：《云麓漫钞》二十卷，又续二卷。此本今已无传。据《四库提要》所记，世曾传朱彝尊曝书亭抄宋本十卷，今亦未见。现今可见除《稗海》所收四卷本外，十五卷本有《四库全书》本和

《涉闻梓旧》本二种，最为详备。《涉闻梓旧》本在刊行前曾粗加校勘，遗留问题仍很多。《四库全书》本经馆臣校勘，但由于考虑清廷的忌讳和民族情绪，又对原作中“鞑虏”、“虏”等类词语作了改易，甚至改动文句以称清主之心。相形之下，《涉闻梓旧》本或更接近旧刻风貌。1957年，原古典文学出版社以《涉闻梓旧》本为据，出版了标点排印本。这次校点，我们仍择《涉闻梓旧》本为底本，以《四库全书》本对校，对其中征引文字则参验原著予以校勘，后附校记，供读者参考。本书旧本文字涉及宋代本朝帝名、庙讳及年号时前面有空格，《涉闻梓旧》本往往填补虚字，今以库本对校，凡库本所无之字一律加上方括号，以备读者参证考索。又，《涉闻梓旧》本避清讳处已经予以还原。《四库全书》本避讳“胡”、“虏”等字，往往更改原文，这种情况一律不出校。书前有“拥炉闲话序”，原未署名，此文见于《江湖长翁集》，当为宋陈造所撰。

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张国星校点。

《拥炉闲话》序

士于书，博或荒，精或馁；不荒不馁，而又能用其学，则善已。吾友赵彦卫景安，佐吴门幕，一时郡守使者，委以事而立办，咨以疑而冰释，犁然当人心者，皆与经史合，援今引古，博不病荒，精不病馁，余固知其外吏而内儒，学而有用者也。暇日出杂著一编，凡笔古今事若干说，析误钩隐，辨是与否，有益学者。予读之，惊且叹，有过所得。然景安方壮，嗜学未已，是惟无述，予之惊且叹，将不一再而止也。

序

《拥炉闲纪》十卷，近刊于汉东学宫，颇有索观者，无以应其求，承乏来此，适有见版，并后五卷^①，刻诸郡斋。近有《避暑录》，似与之为对，易曰《云麓漫钞》云。开禧二年重阳日，新安郡守赵彦卫景安书于黄山堂。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《拥炉闲话》序 / 1

序 / 1

卷第一 / 1

卷第二 / 11

卷第三 / 23

卷第四 / 34

卷第五 / 46

卷第六 / 58

卷第七 / 70

卷第八 / 81

卷第九 / 90

卷第十 / 99

卷第十一 / 110

卷第十二 / 125

卷第十三 / 135

卷第十四 / 143

卷第十五 / 155

校勘记 / 165

卷第一

常州宜兴县之善拳寺，唐李玘旧宅〔也〕。山上有九斗坛，〔其〕下有干、水二洞^②。寺有碑，其略云：“准内门承奏院刑司帖：据清讼院申，有常州善拳寺僧冲伟，执状立桥，称抑屈者右。似此立桥等人当司奉批旨就问，仍取文字，遂领到冲伟责问。据状：‘先在义兴善拳寺住持^③，寺墙内有九斗坛，自来属寺。建隆元年，被县令欧阳度奏陈改差道流主持，蒙下吏、礼部、太常寺、刑部定；奉批旨，下待制院，奉院不详省寺元定^④，却改付道流。续次陈奏，蒙下御史台，台司却牒过省部厅，并不与冲伟理定，缘此立桥。乞下按鞠院诸司行遣奏。元承刑部牒：奉制，中外诸司刑狱，如有冤诉，并大理寺推覆；大理寺有冤，即送御史台断；又未息诉，即命大僚置制院推覆。此件公事，合命大僚详覆。’御批：‘此小事，何劳大僚详定，但问累代兴创如何。见说星辰，便是道门中事？且如郊祭天地星辰、山川岳渎，不用道士行礼。既久系僧主管，辄因造次所奏，故致词诉，可令仍旧隶善拳。或有请祷，只用僧祈，泽寺祈祷，见差道士，互有参杂，亦可差僧，永为定式。如此去，更有如欧阳度小官人子乱挠公方，有所陈述，不得取旨。水旱灾沴，乃孤之不德，非因道士、和尚。’”嗣淳熙十三年^⑤，蒙国史院于余家取索〔旧时〕徽宗朝文字，尝以此碑缴纳史馆。

〔我〕渊圣皇帝居东宫日，亲洒宸翰，画唐十八学士，并书姓名序赞，以赐官僚张公叔夜。靖康初，张以南道总管自邓领兵勤王京师，拜枢密，以不肯推戴异姓，取过军前，饮恨而薨^⑥。长子

慈甫从行。慈甫阁中携画南来，诸叔屡取之，不与。有以势力来图者，慈甫令人以贖本遗之^⑦，今豫章刻是也。丞相李公伯纪为之颂序，以为阁立本画，褚亮赞，而御书十八人姓名。画既不精，而赞中字亦有故与改之者，李初不考也。后虜人请和，慈甫来取其室〔人〕，有旨还之。先妣乃枢密公之侄，而枢密夫人亦先人诸姑。先人在枢密勤王幕中经理诸孤南来，慈甫之阁，留〔此〕宸翰付先君以行。庆元五年，余为天台倅，〔尝〕以宸翰刻诸台倅公廡，并载其事，丞相京公得其本，答书云：“乡里所刻为贖本无疑矣。”

高宗尝书《车攻篇》赐枢密沈公与求必先，字甚大，重字皆更一体书，云汉昭回，今古罕俦。圣政书作赐宰臣，误矣。尝敬观于孙公侍郎处。侍郎公请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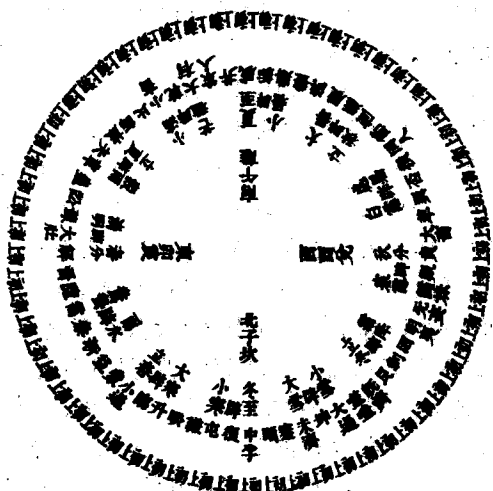
卢龙河在北方。《唐书》云：“狄人谓黑为卢，谓水为龙。”《书》云：“卢弓矢干。”《笺》云：“卢，黑弓也。”《战国策》：“韩卢，天下之骏犬。”《诗》亦有“田卢”，《笺》云：“卢，黑也。”犬之黑色者，多善走而猛，故田犬以卢名之；若守犬则不以善走为事矣。大抵牛、马之类，黑者健于黄、白，不独犬耳。以此观之，古人皆以卢为黑，非北狄语也。

《晨风》诗，每章皆释之为草木，独解“六驳”云是兽。按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“山有木，叶似豫章，皮多癯驳，名六驳。”则六驳亦木也，方与上下章意协。

《易纬》有六日七分之说，巫史附会之学，非圣人之意也，而学者惑之。其说以六十卦为候卦，坎、离、震、兑为四至，居中心分四时；震主春，离主夏，兑主秋，坎主冬；六十卦分四方，主五日一候。卦有六爻，每月分五卦，主六候；五卦之中三十爻，故主一月之日，而候则每候五日，一月六候，故五卦分主六爻。说者以为杨子云之作《太玄》^⑧，本《易》者如此。是何窥圣人之浅也！子云首为卦气，已非夫子之意；且卦气起于中孚，为冬至，又当坎之初，此说已无理，子云又配之以中；卦气以屯直小寒，又当坎之九

二，而《太玄》配以闲^⑩；卦气以升直大寒，又当坎之六三^⑪，而《太玄》配以干；卦气以小过直立春，《玄》亦配以差；卦气以渐当惊蛰，而《玄》亦配以锐。其它仿此，皆强为之说，非理之自然。使以直小寒之卦而直大寒^⑫，以直大寒之卦而直立春，更相移易，有何不可？殊不知《易》之为义，岂可专以卦气求。其间盖有真可配时、月^⑬，确然不可迁易者。如一阳生为复，二阳为临，三阳为泰，四阳大壮^⑭，五阳为夬，六阳为乾；一阴为姤，二阴为遁，三阴为否，四阴为观，五阴为剥，六阴为坤。以此配十二月，是岂可更互移易哉！若因此为例，而欲以六十四卦每一爻直一日，则非大《易》之旨矣，不可不辨也。今图于后，以见卦气之谬。

六十卦准气候并天度图



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”此言夫子与弟子游行所见，圣人岂有机心哉！禽方回翔，亦识其颜色而后集；言“集”，则非一雉矣。方春领雏而食，非雌而何？夫子叹其得时，子路取饮食之余以饲

之，乃三嗅而飞起。今解者云：“子路捕而共夫子。”子路虽好勇，乌至是哉？或云：“圣人寓意于人物。”亦未必如此。尝举似东莱吕先生，云此说甚通。

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头圆象天，足方法地，五脏六腑，疑莫不然。今医家言，喉管之下即有肺^①，肺属金；肺之下有心，心属火；肝属木，脾属土，肾属水。窃谓心居中虚，治五官，心当属土；肺在上为华盖，庇覆五脏，当属火；始应天地造化。不然，则五行错乱，失其叙矣。而前辈罕言之。及观《月令》，仲春盛德在木，故所主皆属木，而祭先脾；仲夏盛德在火，所主皆属火，而祭先肺；仲秋盛德在金，所主皆属金，而祭先肝；仲冬盛德在水，所主皆属水，而祭先肾；中央盛德在土，所主皆属土，而祭先心。《正义》云：“《古文尚书》说，脾，木也；肺，火也；心，土也；肝，金也；肾，水也。”许慎按《月令》四时所祭与古文同，则知先儒已有此说，后人不能明之，往往流入于医家，良可叹也。或恐难易，岂不见天文家所用五行，地理家则反其位而用之，谓之“大五行”，此吾儒所说五脏，彼医家所说不必拘也，何伤乎？

古者，天子千里之外设方伯；五国以为属，属有长；十国以为连，连有帅；三十国以为卒，卒有正；二百一十国以为州，州有伯。八伯各以其属，属于天子之老二人；分天下以为左右，曰“二伯”，故周公、召公分陕而治。周室中微，二伯不能举职，八州之伯各以其力讨服不庭，以尊王室。至其末也，假尊王之名，以力服于诸侯，故王室不竞而伯盛。伯转而为霸，异其称号，逼斯甚矣。《诗》：“既伯既禘。”《释文》：“伯，作禘音。”古者，行师必先禘马祖。二伯以兵威诸侯，常有禘祭。禘、霸声相近，恐以此讹。孟子不过曰：“五霸，三王之罪人也。”荀卿凡言王，必继之以霸，如曰：“粹而王，驳而霸。”“王任德，霸任刑。”殊不知王，天子之事；霸，人臣之事。君臣之分，乌可乱也！

子见南子，子路不悦，曰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或

者致疑于此。周制，诸侯曰国君，妻曰小君；《礼》，小君预祭，臣子得见小君。孔子既见卫君，见其小君，礼也。子路不晓此意，故孔子有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”之语。“天厌”，言天之所弃则不见^⑤。卫之南子虽淫乱，而居小君之位，焉得不见乎？

公山弗扰以费畔，佛肸以中牟畔，召子，欲往。盖公山弗扰、佛肸皆季氏之臣，季氏叛鲁者也；二人叛季氏，则必归鲁，圣人喜之，然亦卒不往。

礼，食必先祭。释者谓祭先制饮食之人^⑥；释氏亦祭，谓之出生，则修鬼道；儒释之分如此。

牛之为用，见于经，曰“犖牵车牛”，曰“服牛乘马”，惟用于车，周官牛人，亦不云耕也。自赵过为汉搜粟都尉，始教民代田，有牛耕之制。又云^⑦：“冉耕字伯牛。”岂周晚已用牛耕，但未广及于天下？或云^⑧：“伯牛之字，后人所记。”苟如此，则牛之有功于农厚矣^⑨！代田事，《通典》载甚详。

《礼》，居士锦带。释者谓：“古之帝王必有命民，能敬长怜孤，取舍好谦，举事力者，命之于其君，居士即命民。”《韩非子》书东海上有居士狂裔、华仕昆弟二人，今之赐处士号是也。

《诗》言：“不显文王。”释者谓：“不显，言甚显也。”周齐侯钟款识有“不显皇祖”之语，“不”字作“𠄎”，始知为“丕”字，盖移下一画居上耳。与《书》言“丕显哉文王谟”同义。盖古字少，往往借用，或左右移易，或省文^⑩，不可以一概论，当以意求。三代铭器存者甚多，如“祖”作“且”，“仲”作“中”，“伯”作“白”，“空”作“工”；子孙字持戈戟者，铭武功也。又诸国字或不同，故见于鼎彝文亦皆有异；有王者则一道德以同风俗^⑪，然后车同轨，书同文。世人但知秦以前有古篆，而不知如此多品也。

三江，其说不同。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云：“南江从会稽、吴县南东入海；中江从丹阳、芜湖县西东至会稽、阳羨县东入海；北江从会稽、毗陵县北入海。”韦昭又以松江、浙江、浦阳江为三江。

今浙西之地，受上流诸郡之水以入江海，其大源有三：一自宁国、建康等处积上流众水入深阳为金渊，即子胥沉金之所；至镇江之金坛、延陵为长塘湖，至常州、宜兴、武进、晋陵为隔湖；又自宜兴环无锡、平江之吴县、吴江、湖州之乌程为太湖，又东为松江，自崑山、秀州、嘉兴、华亭入海。其二自宁国、徽、严界聚上流之水，下入杭州界，合临安之于潜、新城、昌化等县之水，东入江涨桥运河，北自湖州市入太湖。其三自广德军界积聚山北及上源之水，下入宜兴、安吉，合长兴等县水入太湖，由松江以入海。此《尚书疏义·禹贡》之三江也。但说得不分晓，故后人指江东之水为广德诸山阻隔，焉得南下？今云“广德军山北上源之水”，始涣然矣。或云：“此三水皆由太湖、松江入海，只可云一江，合以浙江受二浙之水为一江，扬子江为一江。”理亦通。盖此三江，皆独入海。松江下又自有三江，酈善长云：“松江东南行七十里入小湖，自湖东南出，谓之谷水；谷水出小湖，径由拳县故城下，即秦之长水县，又东南径嘉兴县，城西盐官县故城，南过武原，出为散浦，以通巨海。谷水既湮废，故吴中多水，松江东流，聚为小湖；西北接白蚬、马腾、瑇瑁四湖。谷湖即谷水。又南接三江。今松江北径七十里，江水分流，谓之三江口，即《吴越春秋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口入五湖是也。”庾仲初《扬都赋注》云：“太湖东注为松江，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派^②，东北入海为娄江，东南入海为东江，与松江而三。”太湖发源既远，汇为巨壑，水不入海，则民不莫居；故云：“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。”或云：“自岷山导江，所包地里阔远，今三江萃于东南。”殊不知三江既入，系于扬州，岂可舍扬而它求哉！

经云：“蟠冢导漾，东流为汉，又东为沧浪之水，过三澨至于大别，南入于江，东汇泽为彭蠡，东为北江，入于海。”此言漾、汉之水，自入江^③，循江之北而行，不与江混也。又“岷山导江，东别为沱，又东至于澧，过九江至于东陵，东迤北会于汇，东为中江，入于海。”言江水至此盛大，居中而行，故曰“为中江”，非谓别

有南江也。漾、汉二水，不与江杂，经反复言之，解者因见有中、北二江之文，遂又添南江，失经旨矣。

《书》云：“云土梦作乂。”孔安国《注》云：“云梦在江南。”按《左传》：吴人入郢，楚子涉睢济江，入于云中。王寝，盗攻之，以戈击王；王奔郢。楚子自郢西走涉睢，则当出于江南，并后涉江入于云中，遂奔郢。郢则今之安州，涉江而后至云，入云然后至郢，则云在江北也。《左传》：“郑伯如楚，王以田江南之梦。”则云在江北明矣。云梦之名互见，诸书不同。郑伯“田江南之梦”，《地理志》云：“南郡华容县南有云梦泽。”杜预云：“南郡支江县西有云梦城，江夏安陆县亦有云梦。”或曰：“南郡华容县东南有青丘湖^②，江南之梦。”云梦一泽，而每处有名者，司马相如赋云：“云梦者方八九百里。”则此泽跨江南北，皆有名焉。在江南则今之公安、石首、武宁等县，江北则玉沙、监利、景陵等县，皆是也。

今人折竹长寸余者三，以手弹于几，以占吉凶，命曰“五兆”，大意仿佛灼龟。按《楚词》：“索琼茅以筮箒，命灵氛为余占之。”注：“琼茅，灵草也；筮箒，算也。”又云：“小破竹也。楚人结草折竹卜，曰箒。灵氛，古之善卜者。”则知今之“五兆”，盖始于楚之筮箒；二字音“廷专”。

虏使来贺正，多值冰雪，有司作浮筏，前设巨碓以捣冰，谓之“冰箒”；又以小舟摇荡于其间，谓之“凜舟”。其制始于王荆公当国。熙宁中欲行冬运，汴渠旧制，有闭口，十月则舟不行，于是以小船数十，前设碓以捣冰。役夫苦寒，死者甚众。京师谚语有“昔有磨，磨浆水；今有碓，捣冬凌”之语。

绍兴中，李侍郎椿年行经界，有献其步田之法者，若五尺以为步，六十步以为角，四角以为亩；使东西南北之相等^③，则各以其数乘之；一者二也，二者四也，三者九也，四者十六也，五者二十五也，六者三十六也，七者四十九也，八者六十四也，九者八十一也；使东西为一等，南北为一等，则以短者为口^④，以长者为

弦，以口之一而乘弦之十则十也；以口之二而乘弦之十则二十也^②。至于东西南北之不相等，则合东于西，合南于北，而各取其半而乘之，如上法。又有圆田之法，取圆之数相乘，积之十二而得一也。圭田之法，取方之多，补锐之少，并二而得一也。所谓覆月者半圆也，取圆之径半而除之，乘圆之数再除其半，其步可见也。所谓勾股者，半圭也，以短为勾，以长为股，以尤长为弦^③，取勾之半乘股之数，其步可见也。有名腰鼓者，中狭之谓也，有名大股者^④，中阔之谓也；有名三广者，三不等之谓也。三者皆先取正长，倍加中广，四而得一也。四而得一，与十二而得一，非少之也，加虚数而究其实也。此积步之法，见于田形之非方者然也；既已得积步之数，欲捷于计亩，则一除二四、二除四八、三除七二、四除九六、五除一二、六除一四四、七除一六八、八除一九二、九除二一六。盖一亩者，除二百四十也；二亩者，除四百八十也；三亩者，除七百二十也。推而上之，十亩除二千四百也，二十亩除四千八百也，三十亩除七千二百也。又推而上，一百亩者，除二万四千也；二百亩者，除四万八千也；三百亩者，除七万二千也。

〔在〕上言之为制，下承之为诏，故汉有待诏金马门、待诏公车。唐武后名墨音照，遂改待诏为待制，迄今不改。

许翁翁，亳人，少尝取隶军籍，以功补官，遇异人，遂弃家入襄汉山中学道。山上捕麋鹿如飞^⑤。乾道间来临安，已年九十余矣，双眸炯然，饮啖异常，能针，出于方伎之外。史丞相苦脾气痛，在经筵时，屡更医矣，无效，闻许之名，招而使治之，一针而愈。自是声动京师。好作诗，多言神仙剑术。尝得其三诗：“九十余年老古锤，虽然鹤发未鸡皮。曾拖竹杖穿云顶，屡鞞藤鞋看海涯。志在鬼神钦仰处，心同天地未分时。匣中于越冰三尺，粲烂光辉说与谁？”“我疑麋鹿是前身，九十余年作隐沦。飘瓦馭风离碧落，虚舟随水到红尘。无恩可报空磨剑，有道欲传难得人。回首孤山无限好，不如归去任天真。”“耳无风雨眼无花，九十余

年鬓始华。世味审知嚼素蜡，人情全似哈清茶。穷通偶耳非干志^⑩，进退因而熟处家。不得一生忠信力，却归山去卧烟霞。”后过常〔州〕之宜兴山间，不知其终。

常州宜兴县张渚镇，临溪，有山水之胜，乃过广德大路。镇有张氏，名大年，临涧为圃，号桃溪，尝侔黄，藏书教子；一子登第，一恩科。岳侯尝馆于其家，题其厅事之屏云：“近中原板荡^⑪，金贼长驱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将帅无能，不及长城之壮；余发愤河朔，起自相台，总发从军，小大历二百余战，虽未及远涉夷荒，讨荡巢穴，亦且快国仇之万一^⑫。今又提一垒孤军，振起宜兴^⑬，建康之城，一举而复。贼拥入江，仓皇宵遁，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。今且休兵养卒，蓄锐待敌，如或朝廷见念，赐予器甲，使之完备，颁降功赏，使人蒙恩，即当深入虏庭，缚贼主，蹀血马前，尽屠夷种^⑭，迎二圣复还京师，取故地再上版籍。他时过此，勒功金石，岂不快哉！此心一发，天地知之，知我者知之！”建炎四年六月望日，河朔岳飞书。”后陷入罪^⑮，其家洗去之，今尚有遗迹隐然。按小历右仆射杜充在建康，方欲讨李成，而虏掩至，遣统制官陈淬同统制岳飞等领兵二万与贼战。前军统制王漫引军先遁，飞等败，建康失守，通判杨邦义骂贼而死。充下诸将溃去，多行掳掠，独飞屯宜兴，不扰居民。晋陵士大夫避寇者，赖飞以全，时誉翕然称之，浙江制置使张俊荐飞为通泰镇抚使^⑯，飞献金人之俘〔囚〕，上呼问得实，付军中磔之，乃此时也。

绍兴中，秦少傅伯阳有诗送其舅王亨道知湖州：“暂别甘泉豹尾中，隼旂仍驻水晶宫^⑰。文昌地禁论思久，燕寝香凝簿领空。可但龚黄宜共理，使应颜谢与同风^⑱。饱闻回老榴皮字^⑲，试问溪头鹤发翁。”说者谓吕仙尝到湖之东林访沈东老，留诗云：“西邻既富忧不足，东老虽贫乐有余；白酒酿来缘好客，黄金散尽为收书。”已而，登东林寺，于壁间以石榴皮自画其像，人初不知之，及秦诗出，观者不绝。所谓鹤发翁者，乃给事刘公一止。给